

大時代文藝叢書

渡

橫

羅烽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大時代文藝叢書

渡

橫

羅 烽 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

港

• H 六二四

◆ 843091 ◆

大時代
文藝叢書
橫渡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玖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羅 烽

發行人 王 雲 五
長沙 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長沙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、金華、
梧州、昆明、貴陽、香港、福州、

版權所有
必究

(本書校對者王煊蕃)

目次

五分鐘	一
天靈蓋及其他	八
重逢	一八
左醫生之死	二六
三百零七個和一個	三四
荒村	四三
絕命書	五七
夢和外套	六三
沒有遺囑的人	七〇
累犯	七六
殘廢人	九七
婁德嘉兄弟	一一〇
橫渡	一二一

橫
渡

萬大華

一條軍褲

二

一五三
一三二

橫渡

五分鐘

在一分鐘以前，黃昏的尾巴，還從盪漾的晚霧中，降落這荒山之上，霎眼間，山上崎嶇的小徑，花草，叢林，以及日軍司令部的掩蔽物，就全部熔合在模糊的夜空裏了。

靜悄悄地，彷彿這荒山的一切生物，全讓沉悶的晚霧所窒息。緘默的風，張着輕飄飄的翅膀，盤旋在霧氣的底下，忽而上升，忽而下降，忽而遁去，忽而又出現了。

黑暗擁抱着這座險峻的荒山，一切都像是縮小，變爲無形，而一切又都像是擴展開來，憑着幻覺也難以摸到它的輪廓，僅有明滅不定的星火，霎着鬼祟的，多疑的眼睛監視在一切生物的頭頂上。

突然，一種鐵環的璫瑯聲音，衝破了這座荒山的死寂，接着，在均整而清脆的音律中，一個中國軍官從日軍司令部裏走出來，從他的完整的軍裝，完整的領章的符號上，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中校參謀。從他的腳腕間的腳鐐上更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俘虜。

他的名字叫賀錚。

他是今天黎明之前，不幸中了日軍的空息彈而被俘的。當毒散醒轉的時候，他已經離開自己的陣地，和自己的傷亡過半的，潰退的部隊，躺在距前方一百多里的敵軍司令部裏。他雖然立刻察覺領章還掛在衣領上；但取下來也是與事無補了，因此，他還是讓他掛在那上面。

他以爲祖國將來能夠戰勝它的敵人，而目前的自身要想戰勝了死，那卻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因此他覺得一切的恐懼都是異常地平凡，反正，他是決心以自己的青春，去完成軍人的義務，並去完成他的天職的。

賀錚的鎮靜態度，和堅定的回答，竟使敵軍司令官慌亂起來。在超過三小時的密訊當中，他盡了軟硬兼施的手段，可是，他急於要獲得的，他的敵方的作戰計劃；戰鬪力的配置；以及殲兵陣地……等等，都全盤歸於失望。最後，他不得不用死，而且萬分迫近的死的恐怖，來威脅這個彷彿萬寶囊的俘虜。

「勾崩！」

這已經是最後的一句了，賀錚不再去想像敵軍司令官說這一句話時的那副猙獰的面孔。因爲毒氣的殘餘，和適纔濃厚的紙煙氣的包圍，把他的口腔，鼻腔及肺部，弄得都彷彿久旱的大田那樣乾燥，他非常需要一點濕潤的東西潤澤潤澤牠們，於是，當他一走出司令部的掩蔽物，就貪婪地吸了一口帶着水分的，涼爽的空氣，緊接着，第二口……末了伸展一下堅實的腰板，望闊的心胸，得到意外的舒暢。

兩名武裝的日本兵押解着他。在一條被蒿草埋沒的小徑上摸索前進。走出十幾步的光景，他又聽見通譯員豁亮的喊聲：

「五分鐘！」

那幾個字在賀鐸的耳邊，已經響過不下十次了，但那相同的幾個字，卻一次比一次森冷地打入他的心窩深處，直到最後這一聲，就彷彿把他的靈魂引到另外一個世界上去，越是這樣，他越不習慣這個世界，決心越發不易搖動。

賀鐸的表面雖然十分安詳；可是他的內心正像鐸環那樣亢奮地響着，而且他感覺到心的躍動的音響，使他聽不見鐸環的瑞卿聲。

怎樣死呢？他對於這個新奇的謎，浪費了好多寶貴的時光去猜測它，他首先猜到他們不會用槍，其次……可以使他致死的方法，那就多得不可想像了，究竟用那種方法，他還不能預先斷定。他想：五分鐘以後什麼全明白了，什麼也全完結了！

他的手錶已經被敵兵沒收了去。現在他沒有更準確的時計能以計算那五分鐘時間的長短，按照平常的試驗，每七十下脈搏等於一分鐘，大約三百五十下左右，便接近那個時候，於是一邊徜徉地向前走，一邊將手指按在另一隻手的手腕上，但他還沒有按到脈搏的所在，就像受驚了似的分開兩手，他覺得這種舉動，實在是愚蠢，無聊。

脚步遲緩地延續着。腳鐸的每一個鐵環，都打開了鏗鏘的喉嚨，唱着極其單調的進行曲，

這荒山的四外，也同時遙遙地呼應着……

他不知走了多久，不過他知道一定還沒有超過五分鐘，不然的話，他就要立刻倒斃這荒山之上。

他開始詛咒這個沒有月光的夜，這夜，除了一層接一層的黑暗之外，什麼全看不見。甚至將來，不，也許就在目前，那個可怕的時候來到，敵人使用什麼樣方法消滅他的生命，也是難以看見的。賀錚對於這樣的死，認為是畢生的最大的一件憾事。

時間慢得像是向後倒退下來。在很早以前，賀錚就總是覺得每一呼吸的間斷，都有永遠停止呼吸的機會，卻又像是永遠不能實現了。

正當賀錚的神志非常迷惘的時候，有一隻粗暴的大手，突然地從他的背後一推，於是他的全身就傾斜着往前踉蹌好幾步，末了，被一種碩大而堅硬的東西絆倒了。他的胸部扣在那東西上邊，而頭部倒懸着。在十幾秒鐘以內，他沒有變動另外的姿勢，他沉默地伏在那裏，等待接受不可知的死刑。這時候，他的聽覺發現了獸類的鼻息聲，而且那聲音就近在身邊，他知道自己是投入猛獸欄裏了，於是他本能地站立起來，向着那鼻息聲獰笑了笑……

兩名看守兵在外面巡邏着。

賀錚的兩條腿有點發軟，他膽怯地向後移動着笨重的腳，腳鐐忽然響了，這響聲提醒了他膽怯，躲避，不都是愚蠢的自欺嗎？同時他想：在這種情況下，逃出死的範圍是絕對不可

能的。現在他反而覺得要能快一些死倒是自己的幸福。

他的一隻手已經觸到那隻猛獸的毛，毛是短而硬的，賀錚心裏想虎呢？熊呢？牠為什麼還不動手？是睡着了嗎？而後他亂揮着拳頭，企圖驚醒牠，無意中打在牠的頭上，他這才發覺牠既不是虎，又不是熊，而是一匹馬。

由於這匹馬，又引起賀錚逃生的幻想；伏在馬背上，或是側坐在馬背上，他就可以駕馭着牠衝出敵人的封鎖，可以逃出這座荒山，更僥倖而平安地回到自己的部隊那邊去……

馬一連串地打着響鼻。

兩個看守仍然在馬廄外面巡邏着。

賀錚直呆呆地站在原地方進行他的幻想；然而那幻想只有那末一點點在他的腦子裏翻來覆去地滾着，滾着……始終不能和他的理想接近。

突然有一種強烈的，搖擺不穩的電光，從外面直射進來，它被這馬廄的疏稀的立柱分割成無數根白色的粗線，一忽兒落在賀錚的身上，一忽兒又落在馬的身上或地上。

這時候兩名看守兵已經停止巡邏，有一種較輕的脚步代替了他們的脚步，似乎隨着電光的加強而逐漸加重着。

現在賀錚已經停止了不成爲理想的幻想。他完全明白走進來的是什麼，他很想迎接上去，但是整個身子偏偏沉重得不能移動一步。於是他祇好獻出年青的生命，等待它來攫取他。

手電筒的大光圈整個罩住了他，賀錚變成個盲人，任什麼全看不見。他祇能聽到敵軍司令的急促無情的腔調，接着是通譯員的口音：

「考慮好了嗎？」

假如不是這個提醒，賀錚幾乎把它忘懷了。五分鐘以內，他一點考慮全沒有，除了那一點企圖逃生的幻想而外，儘在祈求着死，好像祇有死才能使他得到至上的安慰。

賀錚對於那含有侮辱性的訊問置之不答。他昂着頭傲然地迎着強烈的電光走過去。金色的符號，炫在鮮紅的領章上。

通譯員譚譯司令的話：

「時候到了！」

「是的，我恭候已久了！」

賀錚回答這句話時，已走到敵軍司令的切近，他迎着光已能看出對方模糊的面影；那是一副兇狠的塑像，他對着那塑像發出一聲沉默的冷笑……

敵軍司令突然把手電筒關閉了。

一時的沉默，便立刻陷入可怕的黑暗中。這之間，他們之間好像互以粗暴的呼吸代替問答。馬在一旁也像參加這個談話似的。

爲着投向死，賀錚服從敵軍司令的命令，開始單獨地向着死的路上踏去。同時，手電筒又

張開它龐大的光圈，從賀錚的背後，探照到很遠前面——前面彷彿是一條新闢的小徑，越往前走，路越立陡起來了。

雖然賀錚每邁出一步，就發一次死的懷疑，而他的決心卻不斷在向死的目的邁進。他的眼睛注視着光明，也留神監視着死神究竟是從哪一方面飛來。

他吃力地向高處爬去。現在除開腳鐐的音響有些騷亂的異動而外，一切都還是照常靜默着。賀錚心裏抱怨道：

「讓我走到哪裏去呢？死也是這樣困難的呵！」

然而他發覺已經走近懸崖的邊緣。

「跳下去！」

賀錚毫不猶豫地跳出那慘白的光圈，當他的身體已經離開懸崖的刹那，他還聽見通譯員重複地喊着：

「跳下去！——」

在一分鐘以後，黑暗仍然擁抱着這座陰峻的荒山，彷彿一切的生物，全讓這更沉悶的夜霧所窒息了……

天靈蓋及其他

老金石家司徒博自從給他的老友劉半城刻了一顆白玉的，文曰：「黃梅地方治安維持會會長之印」的篆字印章以後，他就暗暗地知道他的老友是怎樣個人物了。

當他用刀的時候，心情有說不出來的惡劣，彷彿有種自尊心牽扯着他的手，同時，又彷彿有一種深厚的友情支配着他的手，在這樣劇烈的交戰中，他終以三天的功夫，把那顆玉印完成了。依心情而論技術，那還是超出匠意的藝術品。

可是，老金石家司徒博一把那顆玉印遞到他的老友劉半城的手裏，他的矛盾心，就更加旺盛起來，他後悔不該做這件對不起自己的兒子的事。

他只希望劉半城不向別人說刻印的人是他就好了。而且他想：祇要青天白日旗不離開這座縣城，劉半城也不會公開宣佈自己的事情的。於是，他安心下來。

一天，劉半城邀司徒博到家裏去喝酒。

酒菜非常之豐滿。劉半城的兒子也在座，他是日本留學生，「七七」事件以後，就從敵國回到家鄉參加本縣的救亡和動員工作。這位神采奕奕的中年，在司徒博眼中是個了不起的人才，單是他那書架子上的洋文書，每逢他看到時就讚嘆不止。那數量的多，他以爲就是單是記書名字，這一生也難得記全的。

他們一邊暢飲，一邊談天，劉半城的八歲的孫兒在隔壁的房間裏，吱吱哇哇唸日文，所以這寬敞的客堂，洋溢着活潑的空氣。藏儲三十年以上的「花雕」已經喝過兩斤多了，三個人油光光的顴骨上，都泛出兩朵紅暈來，劉半城的臉比別個的更紅一些。

司徒博偷着看了看劉半城紅撲撲的臉堂，又想起那顆玉印來了。他再看了看神采奕奕的中年，心裏竊想這父子是怎樣地不同啊，末了，他混混沌沌的神智完全陷入謎樣的沉默了。就在這時候，劉半城又突然打開豁亮的嗓門對司徒博說：

「我……你說吧……要怎樣酬謝你呢？」

「唔……咱們老朋友……說這個不好聽……免了吧！」

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話，司徒博簡直沒有一點準備，雖然有了答覆，他總覺得不大妥當。看情形，對方又是那末認真，絕不肯把這一話題放鬆的，而且劉半城也有八九分的醉意了。

「那好，再來一盅……」等司徒博拿起酒盅，劉半城的眼睛笑瞇瞇地又說：「心會吧，看兄弟們的八字如何了。」

說完，就一飲而盡，溢在唇外的酒漿，從蒼白的長鬚間滴淋到餐桌上。

司徒博沒有表示什麼，只是受了恐嚇的眼光略微鎮定了一些。然後他浮動一下痙攣的，假笑的面孔，吞下那盅酒，長長地舒了口氣。

然而，他始終是迴避那中年人的眼光，因為那眼光總像馬蜂的毒刺一樣刺着他的臉兒和混

身的皮肉，他覺得到處在熱辣辣地發着痛。

直到他辭出來，走到門外，還在極力迴避牠，他擔心那毒刺會傷害着他——他認為那種傷是頂難治療的。

假如劉半城不來妨害他，司徒博就永遠替他保守秘密，他發誓不把那件事告訴任何人，就是劉半城自己的兒子，他也絕不告訴他。

同時，他也就向劉半城提出這樣個請求：他日黃梅被日軍佔領的時候，關於他的兒子參加抗日隊伍的事，也必須同樣要執行保守秘密的義務。

「這當然的，……我保險一切……」

「可是，現在我怎樣酬謝你呢？」司徒博簡直感激得要流淚。

「怎樣酬謝？」劉半城得意地按一下嘴巴：「嗯！」

司徒博遲疑地點點頭，心裏想：

「糟糕了！這老不死的又要跟我搗鬼！」

「照辦嗎？嗯，就這樣子吧……我的要求一點也不奢，等兄弟當縣長的那天，請老大哥把總務科長的委任狀接到手裏就成了。」

「這個呀……這個我不能勝任！」

「對老朋友撒謊嗎？說句知己話；我需耍老大哥這樣個膀臂……而且也須象老大哥這業戶

高有德，德高望重的……」

「不勝任……不勝任！」

司徒博一邊擺手拒絕，一邊就向劉半城告別走出門了。

劉半城隨後送出來，冷冷地拍了他一下肩膀，說：

「我領受你的酬謝了，別疏忽你自己的事才好！」

司徒博頭也不回就走出了大門。還沒有走到家，他就懊悔起來——用那種態度應付劉半城不是自討苦吃嗎？可是無論怎樣後悔，也不好挽回了。

這一夜他儘想着怎樣保全自己的方法。現在這位重道義的老金石家，顧不得什麼友情了，他決定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來解決這個臨頭大難。可是怎樣呢？到衙門去告發他去嗎？不行；衙門裏上自縣長，下至門房都是他的好朋友。最好是謀殺了他，但是有殺人的刀，借誰殺人的手呢？

有這樣的人，而人的嘴也太不可靠。他覺得要行兇，還是得親自動手。於是他決定了，他祇等待一個好機會。

前方的仗，打得很失利。敵軍已經佔領了宿松，緊接着又向黃梅進攻。就在宿松陷落的第二天雀蒙眼的時候，劉半城來會見司徒博。劉半城一開口：

「知道嗎？宿松完了！」

「聽過說啦……」他看着對方的粗而短的脖頸子。

「請我喝兩盅好嗎？」

「好，」司徒博高興地同意着，「咱們再來痛飲一場。」

在開始喝酒的時候，彼此都在沉默着，彼此都在做自己的打算，而彼此也都在設法想使對方多喝幾盅。

論酒量司徒博比劉半城多八九兩的，所以劉半城先有些醉意了，他噴着吐沫星子說：

「老大哥，如今到明哲保身的時候了。」

司徒博故意打個唉聲：

「活夠本嘍，保不保都不大要緊。」

「可是你的兒子……還有兒子的兒子哪！」

「兒子既經幹上了，在這方面用不着我擔心；孫子他們都在鄉下，憑天由命吧！」

「你還有房子和地呢？」

「這點點算什麼……你多半城的產業都不着急……我……」

「劉半城縈着長鬚一笑，又喝了一盅酒：

「我？我甚麼都可以保得住的……可是你……」

「我沒有法子想……」司徒博很有點發愁的樣子，蹙了蹙眉頭。